

SHI JIE SUI BI JING PIN

# 世界随笔精品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世界随笔精品

SHI JIE SUI BI JING PIN

任 然 编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谭晓波

封面设计:梁 伟

技术设计:龚康丽

书 名 世界随笔精品

定价:24.50 元

编 者 任 然 ISBN7-5411-1413-8/I·1325

1996 年 1 月 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数 1—10,000 册

印张 14.5 字数 37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协力印刷厂印刷

## 序

没有哪种文学样式有随笔那么灵巧自然：或抒情、或议论、或叙述、或描写信手拈来，随意而不随便，灵巧而不乏严谨。纵观古今中外，文学名家们无不推崇和钟情于她。从诸子百家到现代名家无一不是随笔高手。

有人说随笔是文学中的“休闲装”，随意，自然，短小，亲切，不故作深沉状，不粉饰现实、不刻意雕琢，文章可长可短，一段情思，一份感叹，一点议论表现得明明白白，实实在在。

紧张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时间基于读者是吝啬的。人们无暇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悉心啃读大部头著作，而愿以轻松闲遐的心情去读一段亲切的文字，随笔恰巧以其独特的文学样式满足人们这种需要。

本书所精心选编的作品，基本上含盖了外国名家的代表作，代表世界现代随笔的一个高峰。作者中有劳伦斯、卡夫卡等著名文学大师的精髓之著。其文章风格各异，文字清新隽永，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阅读价值。因篇幅有限，挂一漏万是难免的，但愿这个选本为广大读者们所喜爱。

编者

一九九六年春

## 目 录

### 自然·生灵·人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鸟语啁啾 .....         | [英]劳伦斯 (1)     |
| 宠犬威吉——一首夏日牧歌 ..... | [加拿大]里柯克 (6)   |
| 豺与阿拉伯人 .....     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10)  |
| 三幅画 .....          | [英]伍尔芙 (14)    |
| 日本人和水 .....        | [日]大冈信 (19)    |
| 游隼和鸽子 .....        | [秘鲁]略萨 (23)    |
| 孤独的树 .....         | [保]埃林·彼林 (27)  |
| 再到湖上 .....         | [美]爱·布·怀特 (29) |
| 冷冰冰的微笑 .....       | [法]列那尔 (36)    |
| 乡民 .....           | [德]韦斯佩 (47)    |
| 乡村风情 .....         | [德]韦斯佩 (49)    |
| 楸园杂记 .....         | [英]伍尔芙 (51)    |
| 地之灵 .....          | [英]劳伦斯 (59)    |
| 归乡愁思 .....         | [英]劳伦斯 (68)    |
| 读 街 .....          | [日]井出孙六 (77)   |
| 恍若月光 .....         | [法]普鲁斯特 (81)   |
| 赏红叶 .....          | [日]阿川弘之 (82)   |

“梦”和色彩 ..... [日]伊藤桂一 (86)

艺术·美感·性

与音乐做爱 ..... [英]劳伦斯 (90)

淫秽与色情 ..... [英]劳伦斯 (98)

砾石上的铭文 ..... [俄]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 (113)

远和近 ..... [美]托马斯·沃尔夫 (122)

致彼岸世界的信 ..... [保]斯米尔宁斯基 (126)

艺术杂谈 ..... [秘鲁]巴列霍 (131)

名副其实的美 ..... [法]普鲁斯特 (137)

妇女和小说 ..... [英]伍尔芙 (139)

女 体 ..... [日]芥川龙之介 (148)

我的幽默观 ..... [加拿大]里柯克 (150)

为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》一辩 ..... [英]劳伦斯 (160)

权力与女人 ..... [奥地利]卡夫卡 (194)

论作家是个发现者 ..... [德]布鲁因 (198)

笑 气 ..... [英]伍尔芙 (205)

发现世界的艺术 ..... [俄]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 (208)

唇齿相依论男女 ..... [英]劳伦斯 (222)

愿生生世世为矮人 ..... [菲律宾]罗慕洛 (239)

情爱·情感·温情

过去爱情中眼泪的来源 ..... [法]普鲁斯特 (242)

向情人坦白 ..... [德]图霍尔斯基 (244)

无人爱我 ..... [英]劳伦斯 (247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悦男瑰丽女 .....          | [英]卡内蒂 (256)        |
| 女人爱虚荣。男人呢？从来不！ ..... | [德]图霍尔斯基 (258)      |
| 爱情对话录 .....          | [俄]利·金兹堡 (261)      |
| 悠远的记忆 .....          | [墨西哥]胡安·鲁尔福 (165)   |
| 忧郁转瞬即逝的效应 .....      | [法]普鲁斯特 (272)       |
| 爱情中对希望的审视 .....      | [法]普鲁斯特 (274)       |
| 女丈夫与雌男儿 .....        | [英]劳伦斯 (276)        |
| 徒然的爱 .....         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280)      |
| 异国散记 .....           | [秘鲁]胡安·拉蒙·里维罗 (281) |
| 回忆的风俗画 .....         | [法]普鲁斯特 (291)       |
| 内心深处的日落 .....        | [法]普鲁斯特 (292)       |
| 湖畔相遇 .....           | [法]普鲁斯特 (293)       |
| 初次相遇 .....         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295)      |
| 鲜花中的爱 .....          | [美]佳迪·库尔特 (296)     |
| 一点人情味 .....          | [美]艾伯特·P·豪特 (298)   |
| 笑与泪 .....            | [黎巴嫩]纪伯伦 (300)      |
| 受宠若惊 .....           | [美]汤姆·安德森 (303)     |

# 断想·箴言·随感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内心独白 ..... 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305) |
| 和鬼魂对话 .....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319) |
| 敲门 .....   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321) |
| 邻居 .....   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323) |
| 断想篇 .....  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325) |
| 论幸福 .....    | [法]阿兰 (364)    |
| 阔人幸福吗？ ..... | [加拿大]里柯克 (371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空话与时髦 .....        | [法]蒙泰朗 (377)      |
| 怎样发大财 .....        | [加拿大]里柯克 (381)    |
| 对罪愆、苦难、希望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.....    | [奥地利]卡夫卡 (386)    |
| 动物园,或不谈爱情的信札 ..... | [俄]维·什克洛夫斯基 (408) |
| 懒惰哲学趣话 .....       | [德]伯尔 (440)       |
| 日记三则 .....         | [法]莫里亚克 (444)     |
| 花园里的独角兽 .....      | [美]詹姆斯·瑟伯 (454)   |
| 一个臭词儿 .....        | [德]兰·波西列克 (456)   |



## 自然·生灵·人

### 鸟语啁啾

[英] 劳伦斯

严寒一直持续了数周，冻死的鸟儿越来越多，鸟的数量在骤减。田野里、篱笆下，死鸟横陈，一片残尸，有田鳧，欧椋，画眉和红翼鸫。这些死鸟被一些看不见的食肉兽叼走了肉，只剩下血淋淋烂糟糟的外壳。

随后的一个早上，天气突然变好了。风向转南，温暖平和地吹向海岸。午后现出丝丝斜阳，鸽子开始缓缓地啁啾细语。鸽子的咕咕叫声仍有点吃力，似乎还没从严寒的打击下缓过气来。但不管怎样，在路上的冰冻仍未融化时，鸽子们却在暖风中呢喃了一个下午。夜晚微风徐拂，仍然卷起一点地上的凉气。可再到夕阳西下时分，野鸟儿已经在河底的黑刺李丛中喳喳细语了。

一场冰冻的沉寂后，这声音真令人吃惊，甚至让人感到恐怖。大地上厚厚地铺了一层撕碎的鸟尸，鸟儿们怎么能面对此情此景

同声歌唱呢？在大地仍封冻着的时候，竟有如此银铃般的声音急速地划过暖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错，鸟儿们在不住地鸣啭，叫声虽然很弱，断断续续，可它却是在向空中发出清越的、富有生命力的声音。

意识到这个新世界，且是那么快地意识到它，这几乎令人感到痛苦。国王死了，国王万岁！可鸟儿们省略了前边半句，只剩下微弱盲目但充满活力的一声“万岁”！

另一个世界来了。冬天已去，春天的新世界来了。田野里传来了乌龟的叫声，猛一听还真让人打个冷战。泥土仍然在封冻中，这叫声让人觉着来得太早了点，再说田野上还散落着死鸟的翅膀呢！可我们别无选择。从那密不透风的黑刺李丛中，一早一晚都会传出鸟儿的啁啾。

这歌声发自何处？一段长长的残酷时期刚过，它们怎么如此迅速地复苏了？可这歌声真是从它们的喉咙里唱出的，像泉眼里汨汨而出的春水。这由不得它们，新的生命在它们的喉咙里升华为歌声了，是一个新的夏天之琼浆玉液在自顾涨潮的结果。

当大地被寒冬窒息扼杀过后，地心深处的泉水一直在静静等待着。它们只是在等待那旧秩序的重荷让位、融化，随后它们又立即成为一个清澈的王国。就在冷酷无情的寒冬的毁灭性狂浪之下，潜伏着令所有鲜花盛开的琼液。那黑暗的潮水总有一天要退去。于是，忽然间，会在潮尾出现几朵飘飘悠悠的藏红花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天地变了，出了一个新天地，响起了新的声音，万岁！万岁！

不必去看那些尸陈遍野的烂死鸟儿，别去想阴郁的冰冻或难忍的寒天。不管你怎么想，那一切都过去了。我们无权选择。我们若愿意，我们可以再冷漠些日子，可以有所毁灭，但冬天毕竟

离我们而去了，我们的心会在夕阳西下时不由自主地放声歌唱。

即使当我们凝视着遍野横陈的破碎鸟尸时，屋外仍然有鸽子在柔缓地啁啾，黄昏中，仍从树丛中传出鸟儿银铃般的鸣啭。就是在我们伫立凝视这惨不忍睹的生命毁灭景象时，残冬也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退却了。我们的耳畔萦回着的是新生命创造的清嘹鸣啭，我们听到的是鸽子奏出的温柔而幸福的鼓声。

我们无法选择世界，我们几乎没什么可为自己选择的。我们只能随着这极冷的冬天里血腥恐怖的脚步前行。但是我们绝无法阻拦这泉水。无法令鸟儿沉寂，无法扼杀林中鸽子的鸣啭。我们不能让这个富有创造力的美好世界停转，它不可阻挡地振作着自己，来到了我们身边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月桂树很快就要散发出芬芳，羊儿很快会立起双脚跳舞，白屈菜会遍地闪烁点点光亮，那时将是一个新天地。

它在我们体内，也在我们身外。也许有人愿意随冬天的消失而离开尘世，但我们却没有选择，那泉水就在我们体内，清冽的甘泉开始在我们胸膛里汨汨荡漾，我们身不由己地欢欣鼓舞！变化的头一天就奏出了一曲非凡的赞歌，它的音量在不可思议地增大着，把那极端的痛楚和无数碎尸全抛在脑后。

这漫长漫长的严冬和冰冻只是在昨天才结束，可我们似乎觉得它早就结束了似的，回忆起来它就像是天地遥远的一片黑暗，就像夜间的一场梦，当我们醒来时已是现实的早晨。我们体内身外激荡着的新的创造之感觉是自然真实的。我们知道曾有过冬天，漫长而恐怖的冬天；我们知道大地曾被窒息扼杀，知道生命之躯曾被撕碎散落田野。可这种回顾又说明什么呢？它是我们身外的东西，我们对它来说也是不相干的。我们现在是，似乎一直是这种纯粹创造性的、与日加快运行的清澈血浆。死亡，撕裂，对！它

曾降落在我们头上，包围了我们。它就像一场风暴，一场大雾从天而降，它缠绕着我们，就像蝙蝠飞进头发中那样令我们发疯。可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我们最内在的自我。我们内心深处一直远离它，我们一直是清澈的泉水，先是沉静着，随后上涨，现在汨汨流泻而出。

生与死如此无法相容，真叫奇怪。在有死的地方，你就见不到生。死降临时，它是一片淹没一切的洪水，而另一股新潮高涨时，带来的全然是生命，是清泉，是欢乐之泉。非此即彼，非生即死，两者只能择其一，我们绝无法两者兼顾。

死亡向我们袭来时，一切都被撕得血红一片，没入黑暗之中。生命之潮高涨时，我们成了突突喷涌的清泉。全然不相容。画眉鸟儿身上的银斑闪着可爱的光亮，就在黑刺李丛中唱出它的第一首歌。如何拿它与树丛外那血腥一片、碎羽一片的惨景相联系？那是它的同类。没有联系，它们绝然不可同日而语。一个是生，另一个是死。清澈的歌声绝不会响彻死的王国。而有生的地方就绝不会有死，没有死，只有这清新，这欢乐，这完美，这是全然另一个世界。

画眉无法停住它的歌，鸽子也不能。这歌声是自然发出的，尽管它的同类刚刚在昨天被毁灭了。它不会哀悼，不会沉默，也不会追随死者而去。生命留住了它，让它无法属于死亡。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，现在生命把握住了它，把它抛入新创生的天空中，在那儿它放声歌唱，似乎是溶入了天空，管它过去，管它别人什么样，现在它跨越了难言的差别，被抛入了新的天空。

它的歌声唱出了过渡时的第一声破裂和犹豫。从死的手掌中向新生命过渡是一个从死亡到死亡的过程，是眩晕中的灵魂的转生。但过渡只须一刻，灵魂就从死的手掌中转生到新的自由之中。

顷刻间它就成了一个奇迹的王国，在新创生的中心歌唱。

鸟儿没有后退，没有依偎向死亡或它已死的同类。没有死亡，死者已经埋葬了死者。它被抛入两个世界之间的峡谷之中，恐惧地扑棱起双翅，这才发现自己仍有一身的冲力。

我们被抛入了新的开端。在我们心底，泉水在翻腾，要把我们抛出去。谁能阻断这冲力？它来自未知，它使我们乘上了天国吹来的清新柔风，像鸟儿那样在混沌中从死转入生。

(黑马 译)

## 宠犬威吉——一首夏日牧歌

[加拿大] 里柯克

我们正坐在索普利家度夏茅舍的阳台上。

“这里多么可爱啊，”我对东道主夫妇说，“而且多么安静。”

就在这当儿，宠犬威吉朝我那条网球长裤的裤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“威吉！”女主人用很重的语气嚷道，“坏狗！你怎么敢这样，宝贝儿！坏狗！”

“但愿它没伤着您。”我的东道主说。

“哦，没什么，”我快快活活地说，“它几乎连我的一层皮也没抓破。”

“您知道吗，我不认为它有什么恶意。”索普利太太说。

“我确实相信它不会有。”我回答。

我正说着的时候，威吉又朝我身边凑过来了。

“威吉！”我的女主人嚷道，“你这淘气的狗，坏！”

“这条狗可怪啦，”索普利说，“它很了解人。这是凭着一种本能吧。它一眼就看出您是个陌生人。喏，昨天肉铺老板来的时候——货车上新换了个车把式，威吉立刻就觉察了。它马上叼住那个人的小腿，怎样也不撒口。我大声对那个人说，不碍事的，不然的话，他兴许会伤害威吉哩。”

这时，威吉又咬住了我另一条裤腿。短暂的咯呃声，接着是一阵骚乱。

“威吉！威吉！”索普利太太嚷道，“你怎么竟敢这样，宝贝儿！简直是一条坏狗！宝贝儿。我很抱歉。我想，您知道，它咬的是您那条白裤子。不知怎地，威吉非常讨厌白裤子。但愿它没把您的裤子扯破。”

“啊，没有，”我说，“没什么——只扯破了一点点。”

“喂，威吉，威吉，”索普利说。他急于岔开话题，于是就拾起一小片木头，“追上去，把它叼回来！”说着，他就做出要把木片投进湖里的姿势。

“可别扔得太远啦，查尔斯，”他的妻子嘱咐着，“威吉的水性不是特别好。”然后，她又转过来朝我说，“我总是提心吊胆，怕它到太深的地方去。上星期，它差一点儿就淹死啦。梵·托伊先生来游泳，穿的是藏青色衣服——威吉看到藏青色好像就气不打一处来——威吉干脆跟在他后面猛冲过去。您晓得，它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只不过是那件衣服把它惹恼了——其实，它蛮喜欢梵·托伊先生的——可当时我们着实吓坏了。要不是梵·托伊先生把威吉抱了进来，它也许会淹死的。”

“好家伙！”我用这腔调表示自己有多么惊骇。

“我来扔这根棍儿吧，查尔斯，”索普利太太继续说下去，“喏，威吉，瞧。威吉，喂，乖狗儿，瞧啊！哟，瞧。有时候威吉就是不肯照人们的意思去做。喂，威吉。嗨，乖狗儿！”

威吉把尾巴从两腿之间斜耷拉下来，又朝我踱过来了。

“站住！”索普利厉声说，“我把它扔进去。”

“可得小心点儿，查尔斯。”他的妻子说。

索普利拎着威吉的项圈，把它送到水边——足有六英寸来深

——然后往水里一扔；用的也就是将钢笔伸入墨水或用刷子去蘸罐里的清漆那么点儿力气。

“那就够了；那就十分够啦，查尔斯，”索普利太太嚷道，“我想，它最好还是别游泳。一到傍晚，水总是有点儿凉。乖狗，乖乖狗儿，乖威吉！”

此刻，“乖威吉”已经从水里出来了，正朝着我踱过来。

“瞧，它径直朝您走来，”我的女主人说，“依我看，它必是喜欢上您啦。”

可不是嘛。

为了证实这一点，威吉就像是滴溜溜地抡着的墩布那样打了个滚儿。

“哦，很抱歉，”索普利太太说，“非常抱歉。它把您弄湿了吧。威吉，快趴下，趴下，宝贝儿。乖狗，坏狗，趴下！”

“不要紧，”我说，“我箱子里还有一套白衣服哪。”

“可您一定湿透了，”索普利太太说，“也许咱们不如进屋去。反正已经不早了，对不对”接着，她又对丈夫说：“如今威吉的身上湿了，我认为它不宜再呆在户外了。”

于是，它就进去了。

“我相信您需要的东西统统能找到，”索普利领我去看我的屋子时说，“顺便说一下，要是半夜里威吉进了您的屋子，可别介意。我们喜欢听任它在房屋里到处串，而且它经常睡在这张床上。”

“好的，”我愉快地说，“我会照看它的。”

那晚上，威吉果然来了。

等到深夜，连湖泊和树木都静悄悄地入睡之后，我把威吉带了出去，并且——底下的细节我就不必描述了。

这样，索普利夫妇至今还在纳闷威吉究竟哪儿去了；他们翘



盼着它回来，因为它是那样聪明，绝不会迷路的。

但是从威吉呆的地方，谁也回不来。

(萧乾 文洁 译)